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坊

The Nobel Prize

快乐男孩

(挪威) 比昂松/著 王玉强/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获 奖 者 小 说 坊

快乐男孩

[挪威]比昂松 著

王玉强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快乐男孩 / (挪威) 比昂松著 ; 王玉强译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8.8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坊)
ISBN 978-7-5594-2352-8

I . ①快… II . ①比… ②王… III .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挪威 - 近代 IV . ① I53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6893 号

书 名 快乐男孩

著 者 (挪威) 比昂松
译 者 王玉强
责任编辑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9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352-8
定 价 3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父亲	001
快乐男孩	006
捕鱼女	112

父 亲

本故事中所讲的父亲是整个教区内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人，他叫托德·奥弗拉斯。一天，他来到牧师的书房，身材高大，态度诚恳。

他对牧师说：“我生了一个儿子。我想给他施洗礼。”

“他的名字叫什么？”

“芬恩，——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

“教父母是谁？”

父亲提及的人都是教区内托德的亲戚中最有威望的男士和女士。

“还有其他事情吗？”牧师抬起头来问道。

这位农民父亲犹豫了一小会儿。

“我非常希望能由他单独受洗礼，”最后，他说道。

“那就是说在周一至周五的某一天？”

“下星期六，中午十二点。”

“还有什么其他事吗？”牧师问。

“没有了，”农民转动着帽子，好像要准备离开了。

这时，牧师站起身来。“但是，还有这个，”他边说着，边走向托德，抓起托德的手，严肃地望着他的双眼，“上帝保佑这个孩子

会赐给你幸福。”

十六年后的一天，托德又一次站在牧师的书房里。

“哦，你保养得可真好啊，托德，岁月一点没有改变你的模样。”牧师惊讶地说，因为他没看到面前这个男人有任何变化。

“那是因为没有烦恼和忧愁，”托德回答道。

牧师对此没作任何评论，但是过了一会儿，他问道：“今晚有什么快乐的事？”

“我今晚是为我儿子的事来的，他明天就要受坚信礼^①了。”

“他是个聪明的孩子。”

“在我听到我儿子明天在教堂出席时的号码之前，我是不想给牧师钱的。”

“他会是一号。”

“这我已经听说了；这是给牧师的十块钱。”

“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牧师望着托德，问道。

“没有了。”

托德离开了。

岁月荏苒，八年很快就过去了，一天，牧师听到书房外有一阵喧闹声，很多人正在朝这儿走来，领头的就是托德，他第一个走进来。

牧师抬起头来，认出了他。

“托德，你今晚来了很多人啊，托德，”他说。

^① 坚信礼(Confirmation)，一种基督教仪式，象征人通过洗礼与上主建立的关系获得巩固。孩子只有被施坚信礼后，才能成为教会正式教徒。现在只有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会、圣公会、循道卫理教会等持守。

“我是来请求您为我儿子发布结婚预告的；他马上就要迎娶古德蒙德的千金凯伦·斯托利登了。古德蒙德现在就站在我的旁边呢。”

“哎呀，那可是我们教区内最富有的姑娘啊。”

“他们也是这么说的，”农民回答道，同时用一只手将朝后捋了捋头发。

牧师沉默地坐在那儿仿佛陷入了一阵沉思，然后打开登记簿写下了名字，没做任何评论，这两个人在下面签了字。托德在桌上放了三美元。

“我只需要一美元，”牧师说。

“我知道，但是他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想办得慷慨点。”

牧师就把钱都收下了。

“这是你第三次为儿子的事到我这里来了，托德。”

“但是现在我对他该负责的事情办完了，”托德合起口袋书，跟牧师道别后，便走开了。

其他人也跟在他身后慢慢地离开。

两星期后，父亲和儿子划船去斯托利登家商讨婚礼的安排事宜。这天的湖面风平浪静，四周也一片静寂。

“这个划手座不安全，”儿子说，然后站起身来去加固他的座位。

这时，他脚下的船板突然从脚底滑掉了；这让他猝不及防，只见他张开双臂，发出一声尖叫，就从船舷边跌落湖中。

“抓住桨！”父亲喊道，同时跳起来把桨伸出去。

但是，儿子在做了几番努力挣扎之后，身体逐渐变得僵硬了。

“再坚持一会儿！”父亲着急地喊道，开始朝儿子身边划去。

然而，儿子翻转过来背朝下，朝父亲深深地望了一眼，便沉下水去。

托德几乎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幕，他静静地撑着船，眼睛盯着儿子沉下去的地方，好像他肯定再会浮出水面一样。那儿冒出来一些水泡，然后再一阵水泡，最后是一个大大的水泡冒出来，又破灭了；湖面又恢复了平静，平滑澄净，就像是一面镜子。

整整三天三夜，人们发现父亲一直绕着儿子沉落的地方划着船，不吃也不睡；他在用拖网在湖里打捞儿子的尸体。直到第三天早上，他才打捞到。他抱起儿子的尸体，翻过山坡来到他的庄园。

自那天起，大概是一年以后，一个晚秋的夜晚，牧师听到有人在门外的走廊里，好像在小心地摸索着门闩。于是他打开门，一位高大消瘦的男人走进来。他佝偻着背，白发斑斑。牧师端详了好久才认出他来——来人就是托德。

“你这么晚还在散步啊？”牧师说，在他面前静静地站着。

“哦，是的。现在很晚了，”托德说着，坐下来。

牧师也坐下来，好像在等待着。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最后托德说：

“我有些东西想要捐给穷人；我想以我儿子的名义，作为他的遗产捐赠出去。”

他站起身来，放些钱在桌子上，然后又坐下来。牧师数了数钱。

“这可是很大的一笔钱啊，”他说。

“这里是我庄园价值的一半。我今天早上把庄园卖掉了。”

牧师坐在那里，沉默了好久。最后，他温和地问：

“那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呢，托德？”

“做些更好的事情。”

他们又坐了会儿，托德低垂着眼睑，牧师眼睛注视着托德。

良久，牧师缓慢而轻柔地说：

“我认为你的儿子最终给你带来了真正的祝福。”

“是的，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托德说着，抬起头来，两行泪水顺着两颊滚落下来。

快乐男孩

他叫厄于温，刚出生的时候哇哇大哭，但是一坐到母亲的膝头上，马上就笑起来。夜晚蜡烛点燃，房间里充满了他的笑声，但是一旦不被允许伸手够蜡烛，他马上就哭起来。

“这小子身上一定会发生些不寻常的事儿！”母亲说。

一座光秃秃的峭壁，尽管并不是很高，耸立在小男孩出生的房子前；冷杉和桦树俯瞰着屋顶，野樱桃在屋顶撒满了花。屋顶拴着一只小山羊，这是厄于温的。它拴在那里不能够跑开，厄于温把树叶和青草扔到上面喂给它吃。那天天气晴好，小羊从屋顶跳下来，朝山崖上奔去；它径直往上跑，很快就站在一个它以前从未到达的地方。厄于温下午出来的时候没有看到小羊，他马上就想到了狐狸，紧张得浑身燥热，边朝四周寻找，边喊：“基利——基利——基利——基利——小羊！”

“咩——咩——咩——咩！”小羊从山头上应答着，一边朝山的这边探过头来往下瞧。

羊的身旁跪着一个小女孩。

“这只羊是你的吗？”她问道。

厄于温张大嘴巴和眼睛，双手用力地插进裤兜里，说：“你是谁？”

“我是玛丽特，妈妈的小翻版，父亲的小提琴，房屋内的树妖，海德嘉德奥拉·诺迪斯图恩的孙女儿，秋天我就四岁啦——这就是我！”

“你到底是谁？”他大声喊道，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因为她说话的时候他可是没敢喘一口气。

“这只羊是你的吗？”她再次问道。

“是——的！”他抬起眼睛，回答道。

“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它了；——你不会把它送给我吗？”

“是的，我肯定不会的。”

她躺在那里，踢着脚跟，眼睛紧紧地盯着他，良久才说道：“但是如果我给你一块麻花面包来换这只小羊，你可以答应吗？”

厄于温是穷人家的儿子，他长这么大只尝过一次麻花面包，那还是他祖父来他家的时候带来的，在那之前或自那以后，他从来没有吃过可以与之媲美的美味。他定睛望着女孩，说：“让我先看看面包。”

她不紧不慢地把手里的一大块麻花面包拿出来。

“给你！”她大声喊道，一边把面包朝他扔下来。

“噢！面包摔成碎片了！”男孩失声惊呼，同时极其细心地捡起每一片碎屑。他忍不住尝起了一小片碎屑，真是太好吃了，他不得不又尝了一片，就这样不知不觉间他竟然吞掉了整个面包。

“现在，小羊归我了。”女孩说。

男孩顿时僵在那里，嘴里还留着最后一小片碎面包屑；女孩躺在那里大笑起来，羊儿站在她旁边，朝下面斜斜地扫视了几眼，腹部的毛洁白如白雪，棕色的毛发闪闪发亮。

“能拜托你等一会吗？”男孩乞求道，——他的心开始隐隐作痛。

女孩笑得越发厉害，匆忙跪了起来。

“不，这羊现在是我的，”她说着用双臂环抱住羊，然后解下一根袜带系在羊脖子上。厄于温注视着她。她站起身来，开始用力拖着羊；可是羊不愿意跟着她走，伸直脖子越过峭壁的边缘朝厄于温望去。

“咩——咩——咩——咩！”羊儿声声叫喊。

只见那女孩一只手拽住羊毛，一只手拉着袜带，可爱地说：“来吧，小羊儿，马上你就会到我家的客厅吃妈妈和我为你准备的美食喽。”

然后，她唱道：

“来吧，男孩可爱的小羊羔，
来吧，小牛，我的开心果，
快来这里，喵喵叫的小猫咪，
你脚穿雪白的鞋，
一群黄色小鸭，从你的地盘，
过来了，慌里慌张。
来吧，鸽子，永远是那么耀眼鲜亮，
柔软的羽毛闪闪发光！”

草地依然湿润，
但阳光即将普照；
虽然现在还是初夏，
秋天不久就会来临。”

男孩站在那里。

从去年冬天小羊出生到现在，一直都是他在照顾着，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失去它，而现在，一瞬间它就会离开了，他将永远看不到它了。

母亲正从海滩回来，手里拿着一些在海滩涮洗的木桶；她看到男孩盘着腿坐在草地上哭泣，便朝他走去。

“你为什么哭呀？”

“哦，我的羊——我的羊！”

“哎呀，羊跑哪儿去了？”母亲问道，抬眼瞥向屋顶。

“它永远不会回来了。”男孩说。

“天哪，怎么会这样呢？”

厄于温不愿意马上供认。

“是狐狸来把它衔走了吗？”

“哦，我还希望是狐狸呢！”

“你一定是失去理智了！”母亲呵斥道，“羊儿究竟是怎么了？”

“哦——哦——哦！我太不走运了。我为了一块麻花面包卖掉了它！”

话音刚落，他马上就意识到为了一块面包卖掉羊意味着什么；他以前从来没这么想过。母亲说：“你能想象小羊现在会怎么

看你吗，你竟然愿意为了一块麻花面包卖掉它？”

男孩自己仔细思量了一番，十分肯定他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感受不到幸福了——而且他想即使以后在天堂也一样。

沉重的悲痛席卷了他，他发誓再也不做错事了——再也不去砍纺车的线，再也不放开羊的绳索，再也不下山去海边了。他就躺在那里睡着了，梦到他的羊儿已经到了天堂。蓄着长胡须的上帝坐在那里，就好像在教义问答中一样；羊儿正在那儿嚼着树叶，一旁的小树熠熠闪亮；而厄于温却独自坐在屋顶上，再也不能升高了。这时，某个湿湿的东西刺中了他的耳朵，他猛地跳起身来。“咩——咩——咩——咩！”他听到了羊的叫声，原来是他的羊回来了。

“天哪！你又回来了吗？”他说着，跳起来抓住羊的两只前腿，跳起舞来，好像它是他的兄弟。他拽住羊胡须，准备把它交给母亲，这时他听到身后有人跟着他，便转过头去，看到那个小女孩正坐在他身旁的草皮上。现在他总算是明白怎么回事了，于是他把羊放开。

“是你把羊带回来的？”

小女孩坐在那里，撕扯着草皮，说：“家里人不允许我带这只小羊，爷爷在上面等着我呢。”

男孩站在那里瞪着她，这时从上面的路上传来严厉的喊声：“好了吗？”

小女孩突然记得她该做什么了：她站起来，走向厄于温，把她的一只沾满泥土的小手放进厄于温的掌心，转过脸去，说：“请你原谅。”

但紧接着，她的勇气遗弃了她。她冲向小羊，放声大哭起来。

“我认为你最好把小羊带走。”厄于温支吾着，扭过脸去。

“抓紧时间，快点！”女孩的祖父在山顶催促道。玛丽特站起身来，迈着迟疑的脚步朝山上走去。

“你忘了你的吊袜带。”厄于温在她身后喊道。她转过身来，匆匆一瞥，先是望向吊袜带，而后再望向厄于温。最后，她下了很大的决心，哽咽地回答道：“你可以保留它。”

厄于温朝她走去，抓住她的手，说：“我谢谢你！”

“哦，没有什么好感谢我的。”她回答道，哀怨地叹了一口气，继续朝前走去。

厄于温又坐在草地上，羊儿在他身边踱来踱去，但是他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快乐了。

二

厄于温把小羊拴在房子的附近，自个儿独自走开了，他眼睛紧紧地盯着峭壁。母亲走过来，在他身旁坐下来；他央求她给他讲些遥远的故事，因为现在羊儿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他了。于是母亲就告诉他曾经一切事物都可以交谈：大山与小溪交谈，小溪跟河流交谈，河流跟海洋交谈，海洋跟天空交谈；他就问是不是天空不愿意跟任何人交谈，母亲告诉他天空跟云儿交谈，云儿跟树木交谈，树木跟野草交谈，野草跟苍蝇交谈，苍蝇跟野兽交谈，野兽跟孩子们交谈，但是孩子们跟成年人交谈，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谁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开始的。厄于温注视着峭壁、树木、海洋和天空，他以前确实从来没有认真注意周围这

一切。就在那时一只猫窜了出来，在门槛前的阳光下慵懒地舒展开身体。

“猫在说什么呢？”厄于温指着猫问。

母亲唱道：

“黄昏柔和的阳光正缓缓消逝，

门阶上猫儿慵懒地躺着。

两只小老鼠，

奶油醇厚浓香；

四小片鱼肉，

是我从盘中偷来的；

把我的肚皮撑得圆鼓鼓的，

我现在乏力温顺。

猫咪说。”

这时，公鸡在全体母鸡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过来了。

“公鸡在说什么？”男孩拍着手问道。

母亲唱道：

“母鸡正收拢羽翼，

公鸡正金鸡独立沉思：

嗨，说真的，

你这大灰鹅快点赶路吧，

尽管我肯定她永远不会像公鸡那么聪明，

我祈祷，母鸡们，赶紧找到收容地，
今天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公鸡说。”

两只小鸟停在山墙上歌唱。

“鸟儿们在说什么？”厄于温笑着问。

“亲爱的主人，对那些没有劳苦和烦恼的人来说，
生活多么美好！
鸟儿说。”

这就是母亲的答案。

于是他就明白了万事万物都在说话，即使是在草丛中爬行的蚂蚁和在树皮中奋力工作的幼虫也不例外。

也就在那个夏天，母亲开始教他读书。之前好长一段时间他已经有了一些书，而且还感到纳闷如果这些书也开始交谈，会是怎样一番状况。现在，书中的字母都变成了野兽、鸟儿和其他所有的生物，不久它们就开始一起四处走动，两两成对；a 站在一棵叫 b 的树下休息，c 过来加入了；但是一旦三个或四个组合在一起，它们便开始彼此互相迁怒，这时一切都乱了套。他越往下进行，就会发现自己完全忘记了所有的字母；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a，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但是不久，也被他忘记了，书中不再有故事，只有枯燥的课程。

一天母亲走进来对他说：“明天就要开学了。你要跟我一起